

## 苏杰浩：从一种诗到另一种

---

王欢 | 假杂志 | 2016

《瓦莱：日常图景》是摄影师苏杰浩前往瑞士完成为期三个月驻地计划所拍摄的项目，在此期间他探访了许多的地方，从一开始的河流、森林、瀑布、牧场和雪山，到后来的学校、剧院、博物馆、市政厅、动物园等包含了自然风景、生活场景和文化空间，最终由一系列摄影、一段录像以及多封往来书信等材料构成。

苏杰浩通过个体经验来再现了一段有关于瓦莱驻留期间的记忆与日常。即便说是“日常图景”，而比起追寻有关瓦莱的城市风貌、历史或记忆，毋宁说瓦莱更多的是在个人视角的切入与遭遇之中被悬置在另一种秩序下。

在《瓦莱：日常图景》中我们可以理出两条线索进行观看，一条线索是苏杰浩在抵达瑞士瓦莱州探访拉龙教堂的里尔克墓地后，深受诗人里尔克诗作的影响，继而决定保持一种诗性来面对瓦莱日常的照片；另一条线索是苏杰浩在瑞士驻地期间同项目总监 Sarah 女士往来的真实邮件，而这些包含谈论天气、提供信息、提出建议以及相互问候的文本，则像是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伴随整个项目向前推动的时间节点，自始至终贯穿在内。“里尔克的线索”像是精神的、内在的指引，“往来的书信”则是项目进展的推进。

其中，有一首里尔克的诗句似乎是与苏杰浩作品达成共识的重要线索——“因为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足够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受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读罢这句，再来观看苏杰浩照片中那些雪地中散步的人、阳台对侧的松树、踱步的男人肖像、年轻的游泳者和教练、书本中的飞鸟等等，这些图像中的元素则与里尔克的诗句在不同维度下产生了某种共振。

然而，这也并非是说苏杰浩在漫游中找寻着一种暗和里尔克式的诗性，而是以里尔克作为一个创作的启蒙，继而蔓延到整个现实转译成图像过程中所催发的诗意。那么此时再次观看摄影图像部分，仍然可以再细分成两类，一类是与里尔克有关的信息作为暗和的线索（诸如“里尔克博物馆中的档案室”“里尔克的一位女性朋友的肖像”“瓦莱四行诗，第三十一章”等照片）；另一类则来源于苏杰浩以个体经验下使用摄影所创造的，平行于前者（与里尔克有关的信息）所提炼的日常中的诗性。

谈论至此，在苏杰浩的作品中我们讲述最多的就是“诗性”这个字眼，包括他过往的作品《边界》，同样给人这样的印象。那么，被我们称之为诗的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说摄影之中有诗性？首先，对于“诗”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的概念，倘若我们回溯一下古典时期，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的“虚构创造诗歌而非语言的特殊形式”到“虚构系统依附于有效语言的理想”，再乃至这些法则被重新倒置颠覆的轮回，诗的概念在无止境的矛盾法则中演进。我们姑且不去追问诗的本体，而是就借用这些前人们已经在一定阶段所举出的“准则”来理解摄影中的“诗性”。于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承认它（诗性）可以是来源于一种至上的虚构，也可以来自于语言的理想，那么对于苏杰浩作品中的诗性，我想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后者。这或许与苏杰浩进行摄影行为的某种自发性有关，这种自发性无意间就取代了再现的叙事与论说，通过语言借给摄影一种诗性代替的准则；一种从再现的范式中把握文学特性的独有准则；一种艺术形式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量调换的准则。

而此时，再反过来回看那一段鸟群散去的录像，以及书信中夹杂着苏杰浩使用手机所随拍的照片，它们所传递出来的气息与摄影主体部分不谋而合，而苏杰浩在以摄影回应里尔克的同时，也完成了他以个人方式在特定时空下对瓦莱印象的重建。